

【愛慾錄】海另一邊的母親

我們從未真正學會如何成為母親，因為每當一個孩子誕生的同時，一位母親也在悄然誕生。



Perregon F/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

「我出生之後，母親將胎盤輕輕地送回了海洋。」

BBC一個紀錄片中，一個皮膚黝黑的巴瑤人低聲說道，他的聲音幾乎被木屋外的海浪聲吞沒。這些海洋游牧民族，通過這種方式將生命的最初歸還給潮汐。送回海裏的胎盤，浮浮沉沉，無形的臍帶牽引着海的族人，提醒着他們與這片海的連結。

生命的開始，似乎總與水有關。胎兒在黑暗的子宮漂浮九個月，浸泡在羊水中，破水而出的瞬間，重現人類最初從海面爬上岸的場景。爬上岸的我們學會用嘴巴呼吸，長出雙腳用以行走，演化出雙手用以覓食與爭奪。我們離開海面，海水從身上滴落，越走越遠，適應了陸地的乾燥，也忘卻了海洋的濕潤。如今，每日對鹽的需求，成為我們對海洋唯一的記憶。

生命的初始，我與母親的距離，我曾經的「海洋」，隨着多年分離與遠行逐漸拉長，而腹中生命的成長，卻又在這條路上添了新的距離，彷彿回頭已無路。

淹沒

我不禁想起某個重要日子的前夕，與母親發生的爭吵。她披頭散髮，原本硬挺的頭髮在髮膠的作用下根根分明，像一團掙扎的荊棘。她坐在客廳盡頭的沙發上，雙手緊緊抓住沙發邊緣，指節因用力而發白。黑夜在她身後的玻璃窗外展開，行駛中的船兒劃破平靜的海面，月光灑在水波上，碎成一片片銀色光斑。遠處的山巒在夜色中漸漸濃重，城市燈光如遙不可及的星點，閃爍着微弱的光芒。這樣安靜的夜晚，剛爬上窗台的寧靜被她的質問擊碎，消失無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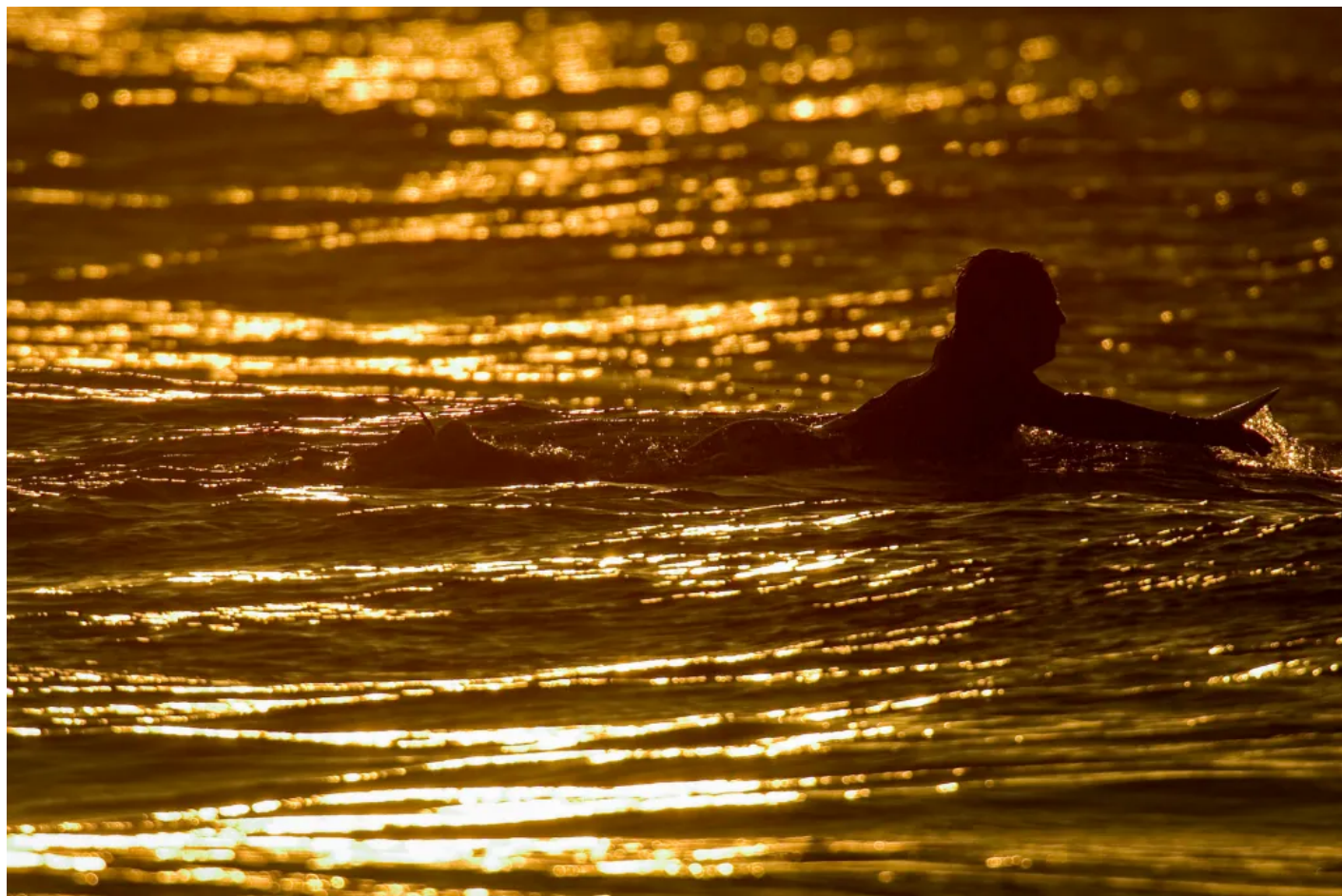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？」面對她的咆哮，我的內心也被撕扯着。

我站在原地，喉嚨像被什麼堵住，想說的話在舌尖打了個轉，卻又咽了回去。她的眼神穿透我，落在某個遙遠的地方。她每一次的咆哮，我都選擇推門離開，等我回來，她又再次咆哮。這樣的進出，像一場假戲真做的演出，一個扮演苦情的母親，另一個扮演要愛的小孩，沒有人喊停，也沒有人真正離開。我用力搖搖頭，試圖忘記她的怒吼，還有那些在咆哮中即將離家出走、彼此不靠近的牙齒。

她哭訴父親對她的傷害，將那一代沉積的苦痛與怨懟，大雨傾盆澆灌在我這個二十世紀的女兒身上。她用錢財編織一張細密的孝網，期盼我能安然地在其中停泊；而我想要的，卻是一聲母親的關

懷問候。兩種語言在我們之間交錯，卻始終無法相融，像兩條平行的河流，彼此奔騰卻不曾交匯。這一夜在我們之間劃下深深的裂痕，也讓原本就不甚親密的情感變得遙不可及。

最終，我離開了她咆哮的小屋。沿着山坡緩緩走下，來到那片曾在母親身後閃耀的海面前，靜靜佇立。海風輕拂，潮聲低吟，那一刻，我尚未知曉，腹中已有一個生命在靜靜成長，悄無聲息地度過了整整一個月。



Victor Fraile/Reuters/

幾個月前的尋常夜晚，我夢見了這個生命。夢中的他誕生後，家人認定我無力照顧，於是將他帶回家中，安頓在客廳牆上的木箱子裏。我與他短暫分離，待我來看望他時，健康的寶寶透過玻璃與我相望，他看到了我，我也同時看到了他——某種魔力讓我們認出彼此。心中湧起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柔愛意，超越堅硬與偏見，在守護和崇拜之間，不可質疑地存在着。醒來後，我晃了晃枕邊人，將夢的細節告知，他睜大雙眼，不可置信的神情。原來同個夜晚，我們竟夢見了同一個生命。

當他們得知消息時，幾乎每個人都比我更興奮。那種喜悅背後，隱藏着一種向自己內心的探問——「那我呢？」反應各有不同：有的當即宣布登記結婚，婚禮定在阿根廷；有的盤算搬家，說是為看更開闊的海；有的只說今日陽光太好，若不爬山，實在辜負了這天氣，至於孩子的事，且擱着罷。也有人小心翼翼地問：「能告訴我女友嗎？」

丈夫的大哥最先知道。他漲紅了臉，在手機鏡頭那邊喊來嫂子。嫂子露出驚訝的表情，隨即連聲追問丈夫，西語說得又急又快，笑聲像一串鈴鐺。這歡喜也確乎感染了我，然而不過片刻，我又回到了原先的心境——不大高興，也不很沮喪，只是平平的，像一碗晾了半日的溫水。這件事在我體內發酵、成形，而純粹快樂的感受卻始終離我遙遠。我總想起那些幽暗的日子，我滑入混沌溫暖的空間，與肚中生命一同感受，耳畔傳來有規律的心跳聲，咚咚，咚咚。看不見周遭事物，只有微小的恐懼，微小的渺小，微小的孤獨。醒來時已是黑夜，恍惚間竟分不清身處子宮或現實。

聽見自己嘔吐的聲音，手輕輕地放在微微隆起的肚子上，一種朦朧的無力感悄悄攥住了我。過了好些日子，這感覺依然揮之不去。長久纏繞的頸痛，忽然像一道閃電劈中了我的後背，稍稍蓋過了肚皮那份緊繃。那一刻，我竟感到一絲解脫，彷彿短暫地奪回了自己的存在，不再滑入那黑暗、潮濕而溫暖的內部世界，去感受那生命的微動。

我在一條又一條陌生的街道上徘徊，看見一個又一個家庭帶着孩子在廣場上玩耍。孩子搖搖晃晃地往前走，母親緊緊跟在後頭。這畫面曾無數次打動我，讓我目不轉睛，如今卻讓我感到茫然。我似乎看到自己被拋入了生命的循環，而這循環又似乎淹沒了「我」的存在和成長。

在這拉鋸中，我努力想起愛的模樣。我愛我的丈夫，可是接下來的日子，我能愛上腹中的生命嗎？沒有什麼是必然，也沒有什麼是不可能。我仍然無法預見，自己是否會成為那個跟在搖晃孩子身後，用雙手圍成圈，準備接住跌倒孩子的母親。

獨立，依附，分離，獨立，依附，分離，獨立。這無盡的循環讓人害怕，讓人想起春去秋來，葉落又長出新綠。生命、死亡、宿命的重量，第一次這麼真實地靠近我。我在自然的循環裏掙扎、困惑，依然沒有答案。因着新生命即將到來，我那若有似無的存在，正逐漸讓位給新生命的需求。我一半是我自己的叛徒，一半是新生命的叛徒。或許，真正的存在不在於被看見，而是在於那份悄然流動、永不停歇的生命律動。消失，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存在。

面對這樣的景象，我開始反思自己對母愛的期待與恐懼。



Carlos Barria/ Reuters/

墮入

聖誕節時，我們回到西班牙。家人朋友知道這個消息時，許多竟高興得落淚，顫抖着將我擁入懷中，我也數次感動落淚。丈夫的父親興奮地想要把自己的名字給了未出生的孫兒，眼裏閃着期待。我笑着搖搖頭，不置可否，尚未知是男孩還是女孩。

丈夫的母親端詳着手中的B超圖，輕聲反駁：「說不定是女孩呢。」她一直都喜歡女孩。懷着二胎的二嫂突然紅了眼眶。她下意識摸了摸自己隆起的腹部，我們相視而笑。未來的一個月裏，我們將共享這段奇妙的時光——兩個生命在我們體內悄然生長，就像並排栽種的樹苗，在看不見的土壤深處，下一代的根系早已悄悄纏繞。

這個生命與我如此貼近，我成了他，也知道自已無法逃離。身體開始出現各種疼痛，鼻子常常處於半封閉狀態，清晨和夜晚，是噴嚏爆發的時間。而此刻，一陣蝴蝶振翅般的胎動從肋下滑過。這溫柔的觸碰讓鼻腔的灼痛突然靜止——像被按下暫停鍵的暴風雨，只剩下翅膀掃過玻璃內壁的細碎摩擦聲。我為此顫抖，搖晃的身體似在提醒，你終將因為另一個生命的觸動而觸動。

有時不得不轉開身去，躲避那些溫柔撫摸肚皮、眼神慈祥的人兒，害怕自己眼中的不確定和偶爾閃現的兇光會傷了這些和諧，更怕自己說出不符合母性光輝形象的句子。我固執地做着一些掃興的事情，拒絕成為一個容器，母親在成為母親之前，她是她自己。我愈發沈默，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在自己創造的生命之下來回踱步。

愛，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？它不是一聲響指，就能讓一個剛懷孕的女人滿溢母愛；而是隨着時間流逝，與子同體的相處，睡醒時的呢喃，肚皮下的游動，不經意間唱起的兒歌，以及那些午後收拾嬰兒衣物的時光，一點一滴慢慢積累。

懷胎五個月時，我搬進了這間海邊的公寓。新刷的牆面，剛漆好的門扉，推開窗，海風攜帶着鹹味撲面而來。鼻子的敏感卻未因環境改變而舒緩，噴嚏總比意識先行，空蕩的屋子裏，它被放大、摺疊，再拋回給我。直到我慢慢將屋子填滿生活的聲音與氣息，它才稍稍收斂。

這期間，我得到了一張書桌。那天我在碼頭等候丈夫從鄰島運回一件意外獲得的古董花梨木桶櫃。灰濛濛的天氣裏，我目睹了老婦放生石蟹的儀式，也看見孩童在海旁石階上快樂捕魚。當那艘老舊的街渡小輪緩緩靠岸時，我看見了它——一張深紅色的書桌，在灰藍的海面上格外醒目。這張書桌結構巧妙，放下蓋板後便成為一張理想的寫作台。我將它安置在床邊，與父親親手打造的高背木椅相得益彰。木頭的香氣在夜晚幽幽散發，瞬間帶我回到童年的衣櫃——那是母親將我藏匿其中躲避兄長暴怒的避難所。

父親做的紅木傢具，曾固執地佇立在童年的房間裏，開合間，見證着四個女兒與一個野蠻兒子的成長。三十年後，同樣的木香讓我意識到，氣味的連結遠比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更為牢固。丈夫曾提議將來可以在桌面上為新生兒換尿布，我表面應允，心裏卻早已將它據為己有。在這短暫的三個月裏，它只屬於我和我的文字。

我知道，當新生命降臨後，這張書桌終將讓位給尿布和奶瓶。但此刻，它是我創作與思考的聖地，是混亂生活中意外獲得的珍寶。這裏成了我專屬的避風港，讓我在紛亂中找到一隅安放心靈的空間。



2025 3 16

Clara Margais/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

散落的書本在牆角繁殖——Toni Morrison、Simone de Beauvoir、Rilke、J. M. Coetzee、Federico García Lorca——像是未被馴服的野馬，仍試圖在妊娠的疆界裏奔騰，奢望奪回自我和想像。書堆最上頭，土耳其女作家Elif Shafak的那本《Lait Noir》(黑奶)，封面黑得發亮，倒像塊煤，靜靜地燒着，引文頁折着角：「當寫作的墨水化作育兒的乳汁，當稿紙佈滿嬰孩的嘔吐痕跡，我終究懂了——母性，原是一門持續自我湮滅的藝術」。

法語裏，談戀愛叫「tomber amoureux」，直譯是「墜入愛河」；懷孕叫「tomber enceinte」，便是「墜入孕期」了。一個「墜」字，道出人生許多況味。想來人生諸般大事，莫不如是——愛情也罷，懷孕也罷，都是這般不由分說地墜將下去。這種「墜入」的動作，從高到低，從上到下地跌入一種狀態，充滿突然性、不由自主性。它不是那種火車在鐵軌上運行的左右搖擺，而是自由落體摔落在地。如今左臀隱隱作痛，許是「墜入」孕期時，摔得太突然、太急，骨盆先着了陸。

「母親與藝術家同樣活在碎玻璃上，區別只在於，前者假裝感覺不到痛。」

左臀的隱痛持續提醒着那個「墜入」的瞬間——就像在西班牙南部小城一個魚市看見的龍蝦，在透明水箱里突然劇烈彈跳。攤主說那是在蛻殼。龍蝦的殼不會隨着身體長大，它只能在殼變得狹窄緊繃時，破殼而出，重新長出一個更適合身體的新殼。蛻殼之前，龍蝦體內分泌激素，讓舊殼慢慢軟化，新的殼在下面悄悄成形。當時機成熟，它吸入海水，身體膨脹，借着水的壓力把舊殼撐裂，掙脫出來。

當醫生抱出嬰兒，輕輕將他放在檯面上，會稍微放開手，讓嬰兒感受那一瞬間的「墜落」感。這不僅是觀察嬰兒反應的方法，也是嬰兒初次墜入這個世界的瞬間。

痛的意義，或許就在於成長和突破。愛，也許就是帶着隱隱的痛楚，讓生命更加堅韌。



Ian Waldie/Getty Images

尋找

從前總要想像同個畫面才能入睡：我從山上緩緩落下，沿途看到往上而去的床、床褥、紙巾、花朵、岩石、雲彩，乃至人類放掉的氣球。而我墜落之地是一片柔軟的海面，我放心落下，落下，落下，緩慢地看到不同的生命，在未落至海面前，沿途的風景已將我撫慰，我墜入夢鄉。懷孕後卻不敢再想像這個畫面，腹中生命讓墜落失去輕盈。肚皮日漸隆起時，安全意識也跟着膨脹，浪漫的墜落被謹慎的細節取代。如今常在凌晨蘇醒，看着天花板在黑暗中漸漸浮現，奶白色晨光從窗簾孔隙滲入。夢兒不再出現在清醒的記憶中，只是漂蕩在混沌之間，代我繼續那未竟的墜落。

腹中胎兒聽着外界聲音，隔着肚皮，如同潛水者潛入海中聽見海面上的世界，渾厚模糊。在一系列聲音中，她也許會認得那個每日每夜出現的聲音——那個很少唱歌，卻總伴着海浪聲和風聲，溫柔靠近「海面」與她說話的聲音。

行走街上，孕婦的肚子成為公共領域，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對此發表意見，可以觸碰，可以展露善意和歧視。大人多半不怎麼在意，走得匆匆，像是習慣了這樣的風景。倒是小孩和寵物，眼裏帶着一種純真的好奇，輕輕靠近，用鼻子嗅嗅，用手摸摸，他們看見這個生命。孩子會輕聲問：「她以後會記得我嗎？」

來到孕育生命的後期，我漸漸忘卻了旅程初始時那劇烈的嘔吐與暈眩。如今，更多的是在閒暇時光裏，無論是在咖啡廳、人群間，島上還是輪船上，我都在尋找她的臉龐。她早晚兩次的打嗝聲，成了我想像她出生後，蹬向空中那雙肉肉小腿的溫柔線索。一次活動，一位參加者與我攀談，她的臉龐異域而美麗，深深印在我心頭。後來在另一場活動上，再見她時，我怔住了，這張臉似曾相識，卻又模糊不清。待分享會散去，眾人擁入咖啡館，她坐於我對面，輕聲說她曾見過我，我方才想起

她來。她那濃眉如畫，笑容年輕明媚，混血的氣質如陽光灑落，我不由自主地將她想像成腹中生命未來的模樣，輕輕脫口一句：「真是可愛。」眾人聞言，皆露疑惑之色。

我也在夢中見過她許多次，其中一幕尤為深刻。那時，她還只是個在地上爬行的嬰兒，忽然間便長成了少女的模樣。她站立在木瓜樹下，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小褲子，陽光灑落在微卷的棕色髮絲上。她抬頭望向我，目光堅定而嚴肅，輕聲說道：「媽媽，這座島是你和爸爸的世界，我得划船出去，找自己的活法。」

我的島，與她的島，終究不同。她會在自己的海洋裏漂流，跌落，然後升起。

有時不禁想，肚中的胎兒會做夢嗎？她會做什麼樣的夢？這個尚未見過這個世界的生命，只靠聽覺去想像，她的夢境又會如何呈現呢？會有母親溫柔的聲音，父親輕輕的吻嗎？還是日常物件的聲響？她的夢更多是以感覺與聽覺為主，而非視覺的呈現，而這些感覺又與母體緊密相連，臍帶傳遞的不僅是營養，還有情緒與愛。

行走在家的樹蔭下，我想到丈夫那邊的養分，女兒自然去吸收，我也樂見其成。可我這邊的養分，卻讓我有些擔憂。大多數女人因為生了孩子，慢慢和母親和解，而我，卻走了另一條路，不願讓母親接近我的女兒。

我一直希望的是，與另一個生命一同體味人生，而不是帶着沉重的期待去教導她。朋友曾說，是女兒教會她做母親，而不是她教女兒學什麼。女兒的自然需要，會告訴她該怎麼做。連夢裏的女兒，也總是以朋友的身份出現，從未是「女兒」。

我從不知道如何滿足母親的期待。自由慣了，聽她說我被「洗腦」了也無所謂。母親讓妹妹送來一個生育符，藉此曲折向我道歉，我只是禮貌地謝了。母女之間，不只是母親和女兒，也可以是朋友，甚至陌生人。

我感激生命，感激新的生命讓我走進她的人生，見證她的生命，待她成長時參加她的畢業典禮，飛去她的城市參加她的婚禮，關心她的健康與快樂。正因如此，我心懷感恩。



Marc Fernandes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循環

多年漂泊於外，從南方的湛江一路走來，經過法國、西班牙，最終落腳香港。這一路的行旅，如潮水般沖刷着我對故鄉的記憶。那曾經熟悉的雷州話，漸漸在舌尖淡去，成了文化深處的一陣顫抖。童年的聲音變得模糊，熟悉的人也漸行漸遠，我成了故鄉的異鄉人。嘴邊殘留的家鄉話，說出來竟引得哄堂大笑。

以前曾想，若將來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要用母語與他對話，因為那是離我最近的話語，是最自然的話語，小孩聽着我自然的話語，他感受到語言裏的自信，語言承載的信息也一樣真實可靠。我如是想，殊不知我竟弄不清何種語言是我的母語，在鄉下說雷州話，到了七歲以後就到了城市，說白話，與家人、同學朋友、老師、出門見到的人都說「白話」。後來，法語西班牙語成為我最常用的語言。回到香港後，從白話轉換到廣東話，「得啊」、「麼囉」、「得」等尾音統統刪掉，改為「左」、「冇」…我曾無數次在沒有停頓、不帶懷疑的正常對話中得到愉悅，以之當作是自己融入這個地方的標誌。在融入的過程，也在稀釋我曾經的文化和思維模式。

這語言的斷裂，恰似我與母親之間未曾言明的距離。我們說着同樣一種語言，但都有自己的「方言」，在這個方言中，有不理解與距離，也有各自的表述，是一方之言。我在努力想起自己的方言的同時，亦深深感受，我已經站到了對岸，遙望回不去的童年。

「哈能度奶做咪啊？（那個人在做什麼？）」

我望向岸邊的母親，黃色的身影在灰濛濛的天色中格外醒目，彷彿為這片灰暗添了一抹火光。她頭頂的大樹在風中輕輕搖曳。母親忽然站起身，朝海邊走近幾步，雙手舉起手機，對準了我們的方向。她執着於那放大的畫面——海面、輪船、海另一邊的山、雲朵，還有女兒和女婿，在她的鏡頭下都被拉近了十倍。她似乎在仔細端詳什麼，卻又似乎什麼也看不清，鏡頭裏盡是顆粒，模糊而失真。

海風輕輕拂過，帶着鹹濕的氣息。我沒有再看岸上的母親，但思緒卻像被什麼牽絆着，始終留在岸上。她的身影在鏡頭後顯得格外專注，卻又帶着一種說不出的疏離。她的世界似乎總是隔着一層鏡頭，看得見，卻觸不到。

當母親的身影漸漸淡去，肚中的踢動卻愈發強烈。岸上的母親，海中的女兒，還有腹中的生命，三者身份在時間與空間中交織流轉。我將上一代看作是海另一邊的母親，而將下一代看作是島的女兒，然兩岸都不足以形容人類的複雜情感。我們從未真正學會如何成為母親，因為每當一個孩子誕生的同時，一位母親也在悄然誕生。母愛，正是在這不斷的循環與轉折中，慢慢生長、延續。